

激情薔薇

莉莎・克萊佩◎原著

方思黛◎譯



Where Passion Leads

by Lisa Kleypas

獨家授權 翻印必究

激情薔薇系列

激 情 薔 薇

莉莎·克萊佩 原著

方思黛 譯

花山文藝出版社

一九九三年·石家莊

(冀) 新登字 003 号

激情蔷薇系列

激情蔷薇

Where Passion Leads

原 著：莉莎·克莱佩

Lisa Kleypas

译 者：方思黛

责任编辑：兰小宁

美术编辑：李文侠

出版发行：花山文艺出版社

地 址：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：长沙铁道学院印刷厂

地 址：长沙市韶山路 154 号

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转授版权

版权代理：大苹果股份有限公司

850×1168 毫米 1/32 9 印张 186 千字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

1995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：10,001—13,000 定价：9.00 元

ISBN 7-80505-921-7/I·861



彻夜伴蔷薇，
我彻夜静卧伴蔷薇，
不敢偷香，
但却依旧带走了她。

——作者不详

对一颗渴求热情、冒险的年轻心灵而言，这种日子根本算不上是生活。漫长无聊的工作日每天一成不变，白若薇从未享受过爱人触摸、通宵欢舞、美酒和偶尔自由的滋味。除了入梦时以外，她完全无从逃避这种死气沉沉的生活。更可悲的是，若非有个可供艳羡的对象文伊莲，若薇连做梦的材料都没有呢。伊莲比若薇小一岁，但见识却比她丰富得多。她

常常兴致勃勃地描述她参加过的盛大舞会、遇见过的王公贵人，和伦敦市内多采多姿的活动。

虽然社交季已近尾声，不过伦敦并未减缓它狂热的步调，而年少失怙的若薇有如身受烈火煎熬。没有帮助她改变现状的外力，而她本身也缺乏乖乖认命的耐性。她就这样在滞重潮湿的春日中慢慢受着折磨，将自己埋藏在幻想中。若薇梦想着有朝一日当自己醒来，会发现生命中晦暗的灰黑色已粲然化作诸般明亮的色彩。总有一天她的血液会掺入甜美的香槟，在血管中欢唱。她将逃脱这无形的樊笼，找到一个崇拜她、珍惜她的男人去爱。他会让她成为他的朋友、女人、同伴兼情人。他会分享她的梦，挑起她最深切的情感，带她看尽五光十色的世界，吸收所有的声与光。总有一天，一切都将改变。

这一天来临的时候，却和她所期望的截然不同。

若薇很少能有足够的时间，和她的母亲玫蜜私下说些贴心话。一旦有这种机会，两人都很珍惜，并且尽量把握。这对母女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，因为她们不仅用母亲和女儿的态度相处，更可以像朋友般无所不谈。玫蜜是若薇的世界中最重要的人，她能够了解独生女儿的需要、困惑、欢喜和悲伤。两人的外表相似，都是娇小的黑发女子，不过她们的内心可就大大不同了。玫蜜对生命抱持一种实际的看法，而若薇却是属于理想型的。自从若薇满二十岁以后，她便明白造成两人之间差异的原因，不光是年龄和经验而已。

玫蜜个性沉稳，热爱条理。她读过不少的书，但缺乏想

象力；而若薇的情绪和思想始终反复无常。无论若薇花多大的力气试图去克制各种异想天开的渴望，她其实很明白自己命中注定一辈子是要不停地找寻刺激，也休想驾驭自己的感情。她喜欢朗声大笑，而不是有礼地微笑；她总是要打破砂锅问到底。目前若薇的好奇心正集中在一个玫瑰不愿讨论的主题上，两人坐下来做针线活的时候，女孩忍不住又对母亲发出一连串问题。

“若薇，”玫瑰不动感情地说道，她迷人的棕眸里微现忧色，小心翼翼地缝了一针。“关于你父亲的事，该知道的我都告诉过你了。他是位东区的糕饼商，是个仁慈的好人。他在你一个月大的时候死了。现在，我们能不能换个话题，谈起他会让我难过？”

“对不起，”若薇说道，听见她母亲异于平常的尖锐口气，使她感到一阵内疚。“我并不是想勾起你的伤心回忆，妈妈。我只想再多知道一些他的事。”

“可是为什么呢？多知道一些就能够改变你目前的处境吗？当然不会了。”

“也许会呀！”若薇答道，微微偏头打量着她母亲。“有时候我发觉很难了解我自己和自己的感觉……我会想我到底是比较像你，还是比较像他。”

“你谁都不像。”

若薇笑了，玫瑰摇摇头，含笑端详女儿。若薇的眼眸蓝中带紫，满不在乎的笑容美得令人目眩。她如果愿意，就可以表现得像个天使，不过大部分时间她脸上总是有股淘气的神气，好像有一脑子调皮捣蛋的主意。每天一大早她那头浓

密的黑色秀发都规规矩矩地用发针盘在头上，等到了下午，差不多就一定会披散在背后了。她的美丽、进取和活力都是令人艳羡的上天恩赐，不过玫蜜常希望若薇不要这么得天独厚。这些总有一天会带来麻烦的。

“妈妈，我能不能再问一个问题？”

玫蜜叹了口气。“可以。”

“我从来没见过任何亲戚，你说他们都在法国——”

“是啊！一个可敬的法国家族，只可惜家道中落了。这就是我会来此处当保姆的原因。”

“那么你的家世一定要比糕饼商好喽？我很高兴你嫁给了父亲，可是……你这么漂亮！你怎么不等着嫁给一个更好一点的人……也许嫁个乡绅——”

“哎，若薇，你真的常常害我操心……告诉我，你希望从婚姻中得到什么好处？”

“嗯，感情，当然了，还有满足……”

“满足，”玫蜜立刻抓住这个字眼。“这确实是你应该去争取的。那么你明白女人要得到什么样的满足吗？”

若薇邪邪地露齿一笑。“一个英俊的丈夫？”

“不对，”玫蜜郑重回答，拒绝让这番说教的严肃成分被幽默感减轻。“女人的满足在于明白她被她的丈夫所需要。他疲累的时候需要她把他喂饱，并且安慰他。他沮丧的时候需要她去拥抱他。他把心事告诉她的时候表示他信任她。不要再去想嫁一个没有钱的丈夫，因为他就不会那么需要你。”

玫蜜这番严肃的话让若薇有点意外，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。

“可是……就算有钱人也会像穷人一样需要某人——”她开口道，被玫蜜打断了。

“不，那不一样。对有钱人而言，妻子是一项所有物。他对她的宠爱只持续到她替他生了继承人为止，到时候他就会把她送到乡下，让她独自生活。他会养个情妇以解决性方面的需要，并且有他的朋友陪伴着。我不希望你有那种下场，若薇。”

若薇咬着下唇，眼中闪动着反叛的光芒，她想要的当然不是刚才玫蜜所描述的那种生活，可是她也不想再忍受目前这种死板无聊的生活了！

“你知道我希望怎样吗？”她冲口问道。“我希望我父亲是个……是个公爵！要不至少是个男爵，这样一来，我就可以做那些……”这句话还没说完她便不作声了，不过玫蜜已明白她要说什么。

“做伊莲做的那些事了。”她母亲不动声色地说道。若薇默默点点头，对自己的嫉妒之心感到羞愧。“从你小时候，”玫蜜不无懊悔地说道。“我就一直希望让你得到最好的，甚至超过你的地位所应得的。我鼓励你做和伊莲同样的事，和她一同学习，要我和你一样对教育抱着同样的敬重。不过我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部分。我没有让你明白自己的身分，我们的身分。你认为自己和她是平等的，其实不然。如果现在你还不稍微觉悟，恐怕以后的日子会更难过。”

“了解自己的身分，”若薇不带感情地说道。“总是有人来提醒我，我只是保姆的女儿。有时我算是文伊莲的伴从，不过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她的女仆。”她前倾将头贴在玫蜜围裙

清香的棉前襟上，她不得满足的心倏然作痛。“你明白我为什么会这么难过吗，妈？”她低语。“我会的东西比伊莲多得多。历史、美术、文学……我会弹钢琴、说法文，我连唱起歌来都比她好听。我可以胜任初入社交界少女的角色，要不是因为我的出身——”

“以后不准再说出这种话来，”玫瑰尖声打断她，脸都胀红了。“要是教旁人听见……”

“可是伊莲就快要嫁人了，”若薇说道，忿忿地绞着手指。“我的未来又怎样呢！继续当她的伴从？以后成为她孩子的保姆？”

“比那更不堪的下场还多得是呢！你至少没挨饿受冻，还有书可念，没什么好自怨自艾的了。”

若薇叹了口气。“我知道，”她歉然说道。“我只是怀疑自己会当一辈子老处女，想到这点我就快疯了。我要活！我想跳舞、调情——”

“若薇——”

“甩头发甩到发针掉下来为止——”

“嘘！”

“躲在扇子后面对美男子抛媚眼。”

“亲爱的，别说了。”

“即使我爱作白日梦。其实我心里明白绝不会有贵族愿意娶我。我的出身又不是我的错。”

“你难免心有不平，不过这样也不会有什么好处。”玫瑰安抚她，手上的针越动越快了。

“有时我坐着读自己抄录下来的诗，会觉得房间变得好

小，逼得我喘不过气来。妈，一定有办法可逃！”

“若薇，你得学着冷静点。”玫蜜感到不安。受过良好教养的女孩不会这样说话，她的眼神狂野，激情在语气中颤动。她要如何教女儿知足认命呢？“我想你是在房子里面待太久了，去剧院看场戏会对你有好处的。”她们曾随同文家人去看过一次戏，若薇便被科芬花园（即皇家歌剧院）那场错综复杂的制作迷住了，当晚的戏码包括一出莎士比亚的悲剧和一出独幕闹剧。玫蜜心中雪亮，明白若薇的生活需要变化，所以她会设法用一些无害的小小方式尽量提供。比如说书本、新发带等，或是可能安抚她的小东西。

“这是个好主意。”若薇表示同意，稍稍让步。她不禁又想起上回她们和其他仆人被请到最高的楼座，眼睁睁地看着上流阶层人士都安坐在包厢里。最让她受不了的是，那些伊莲口中的“粗人”，会朝他们不欣赏的演员扔干豆子。“我要做点新鲜的事情。或许我们该到帕玛街逛逛^①，看会不会碰上王子出巡。你看怎样？”

女儿讽刺的语气让玫蜜抿起嘴唇。

“根据休姆的说法，每个人都有统治欲，小薇。我希望你的统治欲别这么不安分。有些人无论如何都快乐不起来，但愿你不会。”

若薇也怀疑自己是否会有称心如意的一天。不过当然不会只有她才这样！有多少女人跟她一样？有多少人觉得不满足？

① 帕玛街是伦敦市中心的一条街道，以俱乐部众多出名。

完美的女人应该温柔、知足，逆来顺受，而在她所属的男人面前，只须发挥一项漂亮玩物的功用就够了。她也不会得到炽热的激情，而这正是若薇渴望有朝一日能够得到的。

“我会试着知足一点的。”她说道。

“你会的。”玫蜜安抚道，仔仔细细地缝着，以免针孔破坏了丝绸布料的表面。“只要你努力去做。记住，你一定要对伊莲发挥好的影响力。”

年轻女孩慢慢起身，调整头上的发针。那头丰厚的秀发快要垮下来了。

“我该走了。文夫人要我去念书给她听。她躺在床上休息，精神很不好。”

“大概是因为今天早上受了刺激的缘故吧？她决定让梅莎留下来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她说不管哪个女仆在房间里被逮到和男人在一起，都会对伊莲身边的气氛产生不良影响。文夫人说完这番话以后，便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，好像希望下一个就轮到似的！”

玫蜜轻轻笑了。“对她好一点，乖女儿。她是个不快乐的女人，给她送些茶和她喜欢吃的巧克力饼干去吧。”

“好啊，妈妈。可是她需要减肥了。”

“若薇！”

女孩用纤长细致双手拎起裙摆，忙不迭地离开了房间，免得再听到一阵数落。文宅是一幢灰泥楼房，文家人住在三楼，若薇和玫蜜是住在底层与厨房相邻的房间。这已经算是特殊待遇了，其余佣人都睡在阁楼，那里冬天冷得要死，夏

天又闷得要命。若薇鼓足全身力气，爬着似乎永无止尽的楼梯，等她爬到顶层，已经气喘吁吁了。

文夫人选定的那本书——《避开歧路》，耗掉她大半个下午。若薇眼睛看着密密麻麻的小字，用清晰稳定的声音朗读，到后来再次翻页她都忍不住要眨眨瞌睡的眼睛。

“不用再继续嗡嗡叫了，孩子。”文夫人终于开口了。她往后仰躺，让一头淡金色的卷发披散在羽毛枕头堆上。她叹了口气准备小睡一会儿，丰腴的面颊颤动不已。“今天真是热得吓人。”

若薇也叹了口气，把书放到一边，知道今天选读的这些章节显然对自己有利，可以早点把文夫人打发掉。她默默俯望伦敦街景，小贩在人行道上来回奔走，用最具音乐性的叫卖声来吸引顾客的注意。“樱——桃！甜樱——桃！”“报纸！报——纸！”年轻的清道夫替衣着光鲜的男士和女士们将街道扫干净，站在街边的铺石上伸手接过四分之一辨士或半辨士的酬劳，以答谢他们的服务。

若薇扭绞着双手，让自己的思绪天马行空般翱翔。许多地方她不准去，有许多事她也不准做。一、两里外便是著名的咖啡馆聚集之地，知识分子在那边读报纸，就政治或学理做生动有趣的讨论。再往西边走下去便是海德公园、皮卡狄利^①、帕玛街、喷泉花园和干草市场^②，她甚至不被允许一个人到那些地方看看，而连街上的流浪儿都有这种权利！不过

① 伦敦有名的购物去处。

② 伦敦著名的剧院，全名为皇家干草市场剧院，女王剧院也在附近。

在伦敦，女人独自上街是件危险的事；伦敦警察漫无组织，薪水又低，所以其中贪赃枉法的人不在少数。个人的安全要靠民间组织自行维护。只有严刑峻法才是犯罪唯一的吓阻力量。所以若薇、玫蜜，和其他的仆人平常只在文宅、市场或文家的乡间宅邸三处活动，从不涉足别的地方。

“小薇！”门口传来一声轻唤。若薇不自觉地用手指捂住嘴唇，转身看来者何人。原来是伊莲。若薇很难对她板起脸孔，因为基本上伊莲生性欢愉，拥有良好教养的英国女孩典型的需求和愿望。她渴望的是英俊的追求者、美丽的衣裳和充裕的零用钱。也没有足以阻止她达到目的的理由。伊莲漂亮、温柔且单纯，还有一份不错的妆奁。今天她身穿一件粉蓝缀珠花的长衫，看来分外迷人。伊莲的外表向来无懈可击，为了将一头玉米般金黄的发丝做成各式巧夺天工的发型，她愿意忍受无尽的痛苦。她对自己的肌肤也同样小心呵护，绝不让太阳晒到，因此她的肌肤晶莹光滑有如白雪。她探头进来张望时，清澄的浅灰色明眸中有一股特别欢喜的神气。

“我一定要告诉你昨天晚上的事情，”她低声说道。“跟我来，小薇。”

若薇心不甘情不愿地朝床上瞄了一眼。从文夫人的方向传来一阵轻微的鼾声。

“我不能这样丢下你母亲——”她开口，伊莲立刻不耐烦地摇摇头。

“如果她醒来发觉你不在，我会跟她说都是我的错。我想趁妈妈不需要你的时候，至少跟你聊上一小时。”

若薇点点头，小心翼翼地起身。要不要离开并不难做决

定。她最不希望的就是惹男爵夫人生气，不过能逃出这暮气沉沉的房间还是让她轻松不少。两人蹑手蹑脚地走进伊莲土耳其玉色系的卧房，在罩篷床上坐下。这是一间出自名家之手、十分女性化的房间，墙上饰有花彩、地上铺着威尼斯地毯，还有希腊式的白窗帟。若薇急着想听新闻、闲话，或任何有趣的事，便倾身向前，唯恐漏听了一个字。“昨晚的宴会一定很刺激，你半夜很晚才睡。”她说道，伊莲露齿一笑。

“昨晚是有史以来时间最长的一个宴会。跳了那么多舞，今天早上我累得几乎眼睛都张不开了。妈妈居然让我跳了华尔兹，你相信吗？昨晚遇见的都是最棒的男人，现在楼下大厅里已经塞满送给我的花和卡片了。”她带着梦幻般的神情闭上眼睛，往后倒在天鹅绒床垫上。“可是没有‘他’送来的，我情愿要他送。我一定要让他注意到我。”

“哦，他，他是谁呀？”若薇故作很感兴趣地问道。每回听伊莲讲她的刺激经历，总会有种苦乐参半的感觉，因为若薇巴不得自己也有这些经历。

“柏蓝道爵士，他是未来的伯爵。昨天他和他的朋友也去了。他们其中之一不时会跳跳舞……你真该亲眼看一下伯爵士的舞跳得有多好，其余的时候他们就站在角落说悄悄话，有时会停下来望一下比较受欢迎的小姐。”

“听起来他们好像自以为很了不起。”若薇可以轻易想见那幕景象，尤其是角落里一群自炫的公孔雀，他们之所以顾盼自雄只因为自己是合适的结婚对象。

“噢，可是他们看起来好世故，像是看尽所有的场面，也没有什么事情没做过。”

“真的？”若薇益发好奇了。“你想他们真的是那样，还是只不过故意造成那种印象？”

“我听说柏蓝道经验丰富，而且非常邪恶。妈妈告诉我只消和他独处片刻，便足以使女孩子的名誉受损。”

“你要小心，说不定他只想追求财富。”

伊莲爆出一串娇笑。“你没听说过柏家？他们拥有一家船运公司，在索美塞得郡和德汶郡都有房子，还有瑟文的一座城堡……老天爷，连柏克莱广场也是他家的！”

“这些可能是事实，不过我听说伦敦许多公子哥儿们都耽溺于赌博，常在一夜之间输掉数十万英镑！他们表面上是一副家财万贯的样子，其实债台高筑。”

伊莲对这句评论不予理会，带着梦幻般的表情凝望天花板。

“他有一种很奇特的魅力……”

“你说柏爵士？”若薇问道，伊莲点点头。

“嗯，他很高，不过我得承认他太黑了，不合时尚，不过他的风度真是迷死人。大部分时间，他脸上都是一副无聊得要命的表情——”

“当然了。这样一来，大家都会拼命讨他开心。”

“——可是，有时他又会有如昙花一现般露出最动人的笑容。他需要的是一个温柔的女人来改变他。我一定要设法引起他的注意。他值得花一辈子去追求。”

“你也一样啊！”若薇拍拍伊莲白嫩的玉手。她突然不想再听这些她一辈子也不会遇见的人的事，还有那些自己终生无缘参加的舞会。

“另外一个人我还没提到，一位出众的子爵——”

“我很想再听你说一些，”若薇打断她，陪着笑脸。“不过还是过一会儿再说吧！你不觉得现在应该练习一下法文了吗？”

“我的头好像有点痛。”

“你需要去散散步，呼吸一点新鲜空气。我陪你去。”

“我需要休息。麻烦你拿点橙花露和一条手绢给我。然后告诉厨子在一小时以内把午餐送上来。噢，把我的白舞鞋拿去给玫蜜，鞋带要补一补。”伊莲的口气里有一丝纡尊降贵的味道，一时之间让若薇觉得她和文夫人有点像。

“当然好。”若薇喃喃说道，语气谦卑得出奇。伊莲当然听不出她有意讽刺。若薇拾起薄薄的舞鞋，离开时带上了房门。

她谨慎地在走道上来回张望，等确定附近都没人时，才脱下鞋子试穿细致的白缎舞鞋。她将过长的裙摆撩在手上，缓缓在地板上走动，穿上这种特制的无跟舞鞋感觉真是太舒服了。“不了，谢谢你。”她用微带冷淡的语气模仿道。“我今晚已经跳太多，没办法再跳一支华尔兹了。你也知道，时候已经不早了。这些聚会总是千篇一律，实在烦人，你说对不对？”在她心中，她的谈话对象没有回答，只略带嘲讽地笑望着她，他的眼神中有一种……啊，该怎么说？心知肚明的神情。问题是，他明白什么呢？若薇好奇地琢磨着。

“他们都该死！”上了年纪的柏克莱伯爵不屑地说道。“这种贸易政策要是继续执行下去，不久以后我们要和法国打

仗了。海峡对岸柏氏船运的事情简直搞得一团糟。”他的鹰脸很苍白，皱纹深布，骨筋粗糙的手不耐地敲着桌面。如同这幢乡间宅邸中大部分的家具一样，这张桌子老旧过时，有中国式造型的桌脚支撑。大件家具和书房里厚重的装潢风格与伯爵本人很相称，他是个使人望而生畏的人物。

“我想情况必然如此，否则你也不会派人找我来了。”

“等你从法国回来以后，再慢慢和伦敦女人调情吧！”伯爵说道，望着他的长孙，怒火似乎一触即发。伯爵总爱说和蓝道交谈会使人消化不良。

常有人说他俩根本如出一辙。蓝道的脸孔就像伯爵黑一些、光滑一些的再版，而且他还有一种天生的粗犷特质，似乎正适合成为这特殊家族的一员。他确实是个尽得真传的柏家人，“大而化之，不拘小节”，这正是柏家男人常得到的评语。然而他的教养也不无可议之处，其中包括从未有人教过蓝道恒心的价值。他的鲁莽和无情是出了名的，而老伯爵很有理由相信他这种名声并非浪得。

“我会负责处理所有的事情。”蓝道轻快地说道，对伯爵的愁容视而不见。

“我还没把最糟糕的事情告诉你呢！”

“哦？”

“这是今天的泰晤士报上登的。柏氏船运最近从纽奥尔良运了一船棉花到法国。哈维港有人发现那些无耻的美国商人在棉花里混了石头！”

蓝道做个苦脸。在棉花中暗藏重物是为了增加货物的重量，以便卖得更高的价格，这样一来把负责运送的船运公司